

## 随笔

## 小时候的年味

王猛仁

小时候,最开心、最幸福、最难忘的就是过年了。

在豫东一带,进入腊月,年的味道就浓重起来。腊月的第一个节日,是腊八节,这一天,我们这里的习俗,就是家家户户中午吃米饭。20世纪70年代,农村比较贫穷,能吃上大米干饭的人家,寥寥无几,多数家庭是将大米熬成粥,就着萝卜、咸菜吃下,就是过腊八节了。

俗话说:“腊八祭灶,年下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个破毡帽。”祭灶这一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不少家庭会去集市购买鞭炮、置办年货,父母开始为孩子做新衣,有的家庭提前蒸年馍……这几天,是一年中最高兴、最欢喜的日子。

从小年到除夕,只要天一黑,就能听到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鞭炮声,孩子们窜东家、跑西家,听谁家的炮最响,看谁家的炮最大,捡没炸的药药炮,开心极了。

我父亲当过兵,只因家里穷,有一年回家探亲时姑姑死活不让他再回部队,后来就回乡务农了。我的母亲尽管没有文化,但勤劳、聪慧、通情

达理、心灵手巧,在生产队劳动的同时,做点卖花线、花鞋、花帽的小生意。在我看来,母亲没有不会的、没有不懂的。做饭,她是行家里手,制衣、纺线、割麦、锄地样样精通。谁家的孩子有个小病,她也能手到病除。在那个缺少衣食的年代,相比于其他家庭,在吃喝穿戴上,我们兄弟没受过多少苦。

在农村,最好的节日,就是过年,因为过年有好玩的、好吃的、好穿的,能吃饺子、放花炮,还有压岁钱拿。小时候,我常常想,如果能天天过年,该有多好啊!

几十年过去了,这样的好梦时常在我脑际萦绕、放大,一年胜似一年,这大概就叫“怀旧”吧。

“过了小年是大年,过了十五才算完。”腊月二十四之后,全家人开始忙碌了,院里院外、屋里屋外,拾掇得干干净净,大人们开始预备过年时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生活好的家庭,孩子们已经穿上新衣了,站在村里的十字街口,一个比一个神气。新年的气象,由此蔓延开来。最热闹的是除夕,家家户户包饺子、做年夜饭,村庄里洋溢着香喷喷的年味。男女老

少穿着新衣,门里门外贴上红红的春联,压井上、灶台上、粮囤上、架子上、牲口槽上……贴上各种新春吉语,寄托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期许。

我们村叫宋马岗,除夕夜村里人是不睡觉的,说是要守岁,其实是快乐、兴奋得睡不着。此时的堂屋桌上,蜡烛或煤油灯一直亮着,外边鞭炮声不绝。

在豫东乡下,最好玩的,应该是元宵了。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村里的小孩都要挑着灯笼到大街上展示,比谁的灯笼大、谁的灯笼亮、谁的灯笼花样多。有的挑的是油灯,有的是纱灯,有的是玻璃灯,有的是绣球灯或秫秸灯,孩子们挑着灯笼排着队走街串巷,像一条五颜六色的长龙,煞是好看。

最难忘的,是生产队青壮年自制的走马灯和官灯。尤其是放官灯,煤油灌注的棉花捻子,在夜空飞舞着、燃烧着,叮叮作响,孩子们跑出村庄、踏过田野,紧紧追赶着、欢呼着。那个画面,一直存在于我挥之不去的记忆中。

成年后的我,上学、参军、成家、

工作、养育子女,千帆已过心渐平,过年,我渐渐能以平常心对待了。

现在过年与过去不同了。年龄大了,生活安稳了,子女们也都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只有过年一家人才会聚在一起。大年初一这一天,老伴老早就下厨,使出做饭的所有本领,蒸、煮、炸、炖、炒、煎,不大一会儿,各种美味佳肴便上了桌,虽谈不上奢侈,也是色香味俱全,香气溢满屋子。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欢笑着、感叹着,推杯换盏,其乐融融。

近些年,由于不少地方不让燃放烟花爆竹,不少民俗项目消失,感觉年味越来越淡了。虽然不缺吃穿、不缺娱乐,但似乎找不到年的感觉和年的意义了。

孩提时代的新年,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承载着亲人的嘱托,也承载着我对已故父母和乡情乡土的无限眷恋。

人们常说,快乐莫过于童年。故乡,是我的栖息之地,是我永远的的心灵家园,而故乡的年味,则一直存在于我独有的美好记忆中,是我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盼的唯一源泉。

## 诗歌

## 贺新年(外一首)

卞彬

从古老的民俗深处,飞来  
春节,这只硕大而吉祥的鸟  
停在腊月的枝头

远走他乡的人  
纷纷跋涉在回家的路上  
肩上的大包小包  
塞满了对父母妻儿的爱

无论商店还是街上  
年货琳琅满目  
叫卖声讨价声  
点缀着熙攘的人群

大红灯笼亮起来  
烟花灿烂着夜空  
鞭炮声此起彼伏  
人们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

雪花躲在天气预报里  
准备用一地洁白的语言

祝福这充满喜乐的世界

岁末

日子像一条蛇  
悄然爬过  
2024年或高或低月份的坡  
我不敢回头  
更不敢伸手去抓它的尾巴  
我怕它猛一回头  
咬伤我的青春

日子最终还是像流水一样远去  
但春花秋月  
夏蝉冬雪  
这些岁月中的美好  
依然让生命有了最真的感动

一段旧的岁月的流逝  
不正预示着  
一个新的岁月的来临吗

## 腊月的集市

尚纯江

谁将,腊月的笑容写在母亲的脸上

欢快的溪流  
舒展了沟壑一样的脸庞  
炊烟,挂在老槐树的枝头  
那一碗舌尖上的腊八粥  
尚有余香  
赶集的父亲迈动欢快的脚步  
一抬头  
把一声声悠长的豫剧唱响  
我紧赶了几步  
心里的喜悦  
像小河的流水欢快地流淌

集市,是一个岁月的大卖场  
鸡鱼肉蛋,猪马牛羊

萝卜白菜,春联炮仗  
每一个摊贩的叫卖声  
都像一声声豫东小调——畅快

悠扬

冬日的阳光  
像将要到来的春节一样亲切、

慈祥

讨价还价声  
让腊月的集市  
成为快乐的海洋  
女孩要花,男孩要炮  
老爷爷也要买一顶新毡帽  
要买的,一样也不落下  
一年的劳作  
在腊月的集市上  
有了春风荡漾

## 「爆」出喜乐年

柴元红 摄



## 散文

## 记忆里的年

郭文艺

时光回到二十六年前。刚踩着腊月的边,村里便热闹起来。村东集市总会围里外三层,耍猴人头顶花帽,手持铜锣,猴儿甚欢,一会儿挑起扁担,一会儿倒栽跟头,惹得大伙儿拍手叫好。

是夜,远道而来的艺人们卸下一身行头。小铺吃碗面,去往集南干店交三毛钱,随便在屋内找块空地,铺些麦秸,拿双破烂被褥,算作床位。打壶热水,烫了脚,把猴群拴在院里木桩上,取些随身携带的干饼子,放炉火上烤熟,扔给猴子吃。焦饼脆香,众猴吃得欢。

过猴戏,艺人们和衣而卧,半斜着身子闲聊,尽是些天南地北的趣闻趣事。只听得夜深星繁,深巷不闻犬声,我方趴在爷爷肩上睡熟。

印象里真正的年味是从吃了腊八饭开始的。那时家里穷,但家乡的集市却热闹异常。母亲逢集便买些过年的器具,有时是几把小勺子,有时是几个杯子,几张红纸,几个酒盅。我和弟弟放学回家,总会将这些小物件拿在手里把赏半天,心里无比喜悦。这些小物件提示我们快过年了,该吃好的了,该穿新衣服了,该有鞭炮放了。

日子一晃就到腊月二十,村里在外跑生意的陆续归来了。集市开始拥挤,大人扛着孩子,年轻人扶着年岁大的,黑压压全是人头。

父亲打工总是赶在夜里归来。一觉醒来,窗外漆黑,院外响起敲门声,我和弟弟侧耳去听,听到那熟悉的声音。母亲披衣去开门,埋怨父亲咋不搭白天的车,每次回家都在路上走半夜,让人担心。

父亲进屋,把几个装得满满的麻袋扛进来。母亲去灶屋生火,给父亲热些饭菜。父亲吃着,和母亲讲着些在外打工的事,母亲坐在旁边听。那一刻,我感觉到,年近了。

腊月二十三,祭灶。一大早,父亲就挎着篮子去赶集了,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在家收拾屋子,把院里院外打扫干净,弟弟帮着把锅碗瓢盆、茶杯酒盅刷洗一遍,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

上灯之际,母亲拿出父亲早上从集市买回的糖瓜子,开火化开,洒上白面粉,做成麻糖。喊二弟在院中点鞭炮,母亲在灶屋灶神的像前磕头,请老灶爷吃麻糖,上天好言多讲。

拜完灶爷,一家人围着案板吃母亲做的麻糖,听母亲讲灶王爷的故事。有串门的过来,母亲忙搬凳子,给人拿麻糖吃,大人小孩笑声一片。

年货备齐应该是腊月二十六七的样子。那几天全家人都很忙,母亲忙着为我们几个赶做新衣服、蒸包子、蒸馒头。父亲忙着劈柴、煮肉、炸油条、修理旧桌椅。我和弟弟忙着玩弹珠、炸土包。炸土包就是在地面上挖个洞,把鞭炮剥开,将火药倒在洞里,放上引线,用火一点,瞬间炸得满地开花。

沈岗寺的集市逢单,腊月二十九是年前最后一个集,家乡人称混子集,意为各户年货均已办齐,最后一个集大家来都是闲逛,基本不再买东西了。

父亲一大早要跑集市几个来回,寻思着还缺些什么。母亲说,父亲今年打零工没挣到几个钱,原本过年不准备买咸牛肉了,但又怕委屈了孩子们,问了几个摊儿都卖完了,就买回

些油少的牛肉,总算咱过年也割牛肉了。

年三十,隆重的一天。上午贴门神,母亲打好糨糊,三弟端着,二弟搬条长凳站上去贴。贴了堂屋贴大门,贴了前院贴后院。堂屋贴的是秦琼、敬德二位上神,大门贴的是关羽、张飞两位虎将。贴完门神,父亲会站在门口摸着弟弟的头,上下打量会儿门神。

中午吃饺子。饺子是父亲操刀剁的馅儿,母亲包的,我和弟弟吃得肚子鼓鼓的。下午便忙着做年夜饭,我和弟弟帮母亲烧火。母亲抓一把花生米,放油锅一炸,一道菜出来了;苹果切块,撒上白糖,一个拼盘成了;取些粉条、海带丝、豆腐皮,掺些小酥肉,就是一碗大杂烩……

傍晚时分,父亲用竹篮提着供品,带我们兄弟去上坟。放了鞭炮,父亲点燃纸钱,看着那纸钱一片片化为灰烬,一路向西。

大年三十晚上,父亲从后院接来祖父母,一家人围着圆桌吃丰盛的大餐。这顿饭,是一年当中吃得最好的一顿饭。余后数年,我常常在心头念及它,不能忘。年,就是团圆,没有残缺才是完好的年。

饭吃到夜深,话谈到置腹,窗外鞭炮齐鸣。送祖父母回房休息,我们各自睡了一会儿。

父亲起床,放罢开门炮,回房把菜热上,把饺子下锅,逐一叫我们兄弟起床过大年。

过年了!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那个兴奋劲儿以后数年不再有。

母亲帮我们穿戴新衣帽。堂屋,父亲把饭菜摆齐,用热排子盖好,那排子上冒着热气。院子里,父亲在铁丝上缠好了鞭炮。

母亲净手,小心翼翼地地点了一对大红蜡烛摆在条几上,喊父亲点鞭炮。父亲点了支香烟,跑到院中点燃了鞭炮,一时间气焰庄严起来。

母亲给神仙烧纸钱、磕头,口中念叨着保佑全家人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之类的話。

拜罢众神,母亲该发压岁钱了,我和弟弟都压抑着心里的激动,等母亲的手往兜里伸。母亲逗我们说,人家孩子嘴都刁,都会给父母说拜年的话,这都多少年了,咋一句也没听你说过呢!这时,我们都会很尴尬。母亲伸手进兜,取出几张崭新的元钱,抖了抖说道,等以后有了钱,再给你们多发点。我们开心地接过压岁钱。父亲这边张罗着吃饭了。

我和弟弟吃得很匆忙,然后会被一拥而来的伙伴拉扯着出去拾炮,拾了东家拾西家,直拾到天亮,口袋里塞满了炮仗。

天明,一大堆孩子围在一起欢呼着。把炮的外层纸撕开,倒出火药,堆一堆,用火柴一点,火花四溅。我们直玩到满脸手黑。

大年初一,整个上午家中都挤满了人,有来串门的,有来拜年的,也有来打牌的,有找我和弟弟玩耍的,大家笑哈哈的,都很愉快。

父亲坐在屋子的角落,沏上一壶茶,和邻近大伯谈着一些美好的往事,这样的热闹一直持续到下午。

2010年秋,父亲病逝。从此,我的生命里便没了真正意义上的年。

## 随笔

## 妈妈的辛苦年

俞传美

记忆中,过年时妈妈一直在劳动,妈妈常说“辛苦讨得快活吃”,妈妈的辛勤劳动让我们吃得有味儿、睡得很香。

一到腊月,妈妈就开始忙碌,磨苞谷面、磨豆腐,把一点糯米和苞谷一起泡,泡十几天后开始磨,磨成浆,用油煎煎粑粑吃。妈妈还做豆豉、霉豆腐、醪糟。我和妈妈一起劳动,累了,妈妈唱:“推磨,推磨,推的粑粑甜不过……”在这样的歌声中,我睡着了。妈妈在腊月里超负荷劳动,给全家人浆洗衣服,做一双又一双布鞋。妈妈把洗好的衣服放在木板上,把红红的炭火放进大茶缸,把衣服烫得平平整整。

我和两个妹妹也不闲着,砍柴、捡猪草、挑水、种洋芋、喂猪喂羊。老母猪下崽时,妈妈整夜不休息。妈妈白天上山背木料,准备盖房子,在山上砍了柴沿着陡峭的悬崖背回家。那些干柴在屋角的阳光下变成红色的小山,堆满妈妈的辛劳。

妈妈还在热乎乎的火炉旁生一盆黄豆芽,早晚换水,五六天后就会长出胖娃娃一样的脸蛋,十天左右就变得肥头大耳,过年时招待亲戚。

我们把书房打扫干净,书摆放得整整齐齐,衣服都叠起来,再把墙壁擦干净。妈妈要挑满一缸水,每到枯水期,源头活水量非常小,妈妈就在那里等水,冻得一直咳嗽。当水缸满了,桌子擦亮了,地窖里的洋芋、红薯捡出来了,万事俱备,我们兴奋地等待过年。年前的某个夜晚,我会趁着妈妈不注意,穿上新衣服睡一觉……

妈妈把祭祖的猪脑壳洗好烧好,把猪脚洗好烧好,菜洗好。我和爸爸在梯田里种洋芋,等啊盼啊,闻到猪脚香

味儿了,口水流出来了,妈妈还不喊我们回家吃饭。我生气地在地里挖个大坑,把洋芋种全部倒进去埋住。妈妈喊:“美儿,你们拿的洋芋种还有没有?”“没得啦!”我也喊。“回来吧!”妈妈从锅里给我捞一个大鸡腿,让我吃饱了。随后,妈妈和爸爸去坟地给逝去的亲人磕头。回来后妈妈开始包汤圆,把腊肉蒜苗馅儿放进去,或者放点糖,再搓成圆球。妈妈包的肉馅儿汤圆,油多肉满,吃起来满嘴冒油,让我们的胃和心一齐舒服。

杀猪了,杀猪匠砍一大块肉给妈妈,有50斤,妈妈开始用这些肉做菜。窝窝肉、辣子红烧肉、酥肉炖干竹笋、菌子排骨汤、猪头肉、粉蒸肉……小妹趴在锅边要肉吃,妈妈给她一块,她吃了还舍不得走。

妈妈还会做好吃的两面黄的糯米粑粑、魔芋豆腐,再用坛子里的酸辣子、酸葱炒肉。满桌飘香,长长的门板在院坝摆成长桌宴席。

几桌坐满,开始吃年夜饭喽!金黄色的玉米饭、白生生的干洋芋端上桌子,咸菜、霉豆腐齐上阵,加上满桌的杀猪菜,荤素搭配,特别是酸辣血旺汤,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父亲拿出苞谷酒,杀猪匠麻子爷爷坐上座,二伯父、大哥哥、二姨爹、吴家哥哥一边吃菜一边喝酒划拳,相互敬酒,没完没了。后来,他们把小酒杯换成了大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父亲喝醉了对我家先生说:“吃吧,喝吧!肉让吃饱,酒让洗澡。”多么豪爽!

妈妈常常教导我:“劳动使穷人骨头硬。”是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此刻,我面向故乡的方向,跪着祈祷,祈求一生热爱劳动的妈妈安息!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